

怀柔文史钩沉

续编

王宝骏 著

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怀柔文史钩沉

续编

王宝骏 著

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怀柔文史钩沉

续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怀柔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北京恒丰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大32开 字数:95千字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册

序　　言

王宝骏同志来怀柔工作四十余年，是颇有工作经验和名望的老同志。1991年退休后，以其专业特长和对怀柔历史的研究热情，受领导委托任主编，圆满完成了《怀柔县志》的编纂任务。1984年怀柔政协成立，他连续三届任政协委员。1991年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工作至今，先后担任文史委员、特邀文史委员、文史顾问，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2年，王宝骏同志以其对怀柔历史多年的研究成果，编著出版了《怀柔文史钩沉》一书，得到社会各届的关注和好评。这之后，他又陆续撰写了不少有关怀柔历史方面的文章。鉴于这些文章对挖掘、研究怀柔历史文化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经政协领导研究决定，将王宝骏同志2002年以来在《怀柔报》、《怀柔文艺》等多种报刊上发表过的史稿计53篇汇编成册，以《怀柔文史钩沉续编》的书名出版，以飨读者。并以此表达对王宝骏同志近20年来支持参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谢意。编辑和付印中不妥之处，尚请读者指正。

区政协副主席

董林

2009年6月

目 录

华阳台	(1)
后赵时代的怀柔	(9)
辽代的南京	(11)
金代的温阳县	(14)
怀柔建制始于元代	(16)
谭纶与慕田峪长城	(19)
百女镌碑	(21)
极关逊险的擦石口	(25)
长城与怀柔板栗	(27)
独具特色的怀柔长城	(31)
怀柔的佛寺	(34)
中国最早的佛寺—游觉寺	(36)
怀柔的道观	(39)
朝阳洞	(41)
一天吃一顷地的红螺寺	(43)
红螺寺功德地	(45)
空潭孤塔话红螺	(47)
朝阳庵	(55)

八蜡庙	(60)
肃禁丛祠冷庙坛	(62)
朱棣与怀柔建材工业	(64)
朱能	(66)
张居正	(71)
北宅有严嵩篆书碑额	(75)
明代怀柔的民间专业户	(77)
钟大相	(79)
明代怀柔兵备道	(82)
明代怀柔守备衙和营房	(84)
察院创建时间辨误	(86)
祖籍山西洪洞的怀柔人	(89)
汤河川	(91)
清初圈地	(95)
范文程墓地是怎样选定的	(98)
范时崇其人	(100)
范家坟	(102)
吴景果眼中的怀柔	(107)
左群儿	(109)
明代文人诗赞怀柔	(111)
怀柔的淳朴民风	(113)
螺竹轩与城区绿化	(115)
城区的名木古树	(117)
黍春堂	(119)
蝗灾与灭蝗	(121)

七渡河何以能清水出山	(123)
怀柔镇的历史名称	(125)
早期民间环保意识	(127)
怀柔早期的手工业	(129)
怀柔最早的公墓	(131)
怀柔的水运	(133)
清代怀柔年俗	(139)
怀柔人怎样过二月二	(141)
端午趣话	(143)
鉴别旧志书的糟粕	(145)

华阳台

明万历《怀柔县志·卷一·地理志八》古迹中记载：“燕城，县东北二十里。”这短短 8 个字的记述，向我们提示了一项十分丰富的信息，即战国末年的风云人物燕太子丹，在他与“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秦始皇嬴政的较量中，曾在怀柔地区有过重要的活动。

关于古燕国的都城，有“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的记载。历来认为“蓟城”与“燕城”同为一地，即位于今北京城区宣武门以南一带的地区。但也有的学者认为“燕城”与“蓟城”，并非一地，1980 年，北京史研究会出版的《北京史论文集》，刊登常征先生《召公封燕及燕都考》一文，就指出“燕城”的位置在今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常征先生还特别强调指出，燕国虽曾以“蓟城”为都，但燕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中，都城并非只在蓟城一处，而是曾经多次变迁，先后在燕城、临易、蓟城、武阳和辽东等地建都。这 5 处都城的位置，燕城位于今房山区琉璃河一带，临易位于今河北省雄县与容城交界处，蓟城位于今宣武区广安门一带，武阳在今易县东部，辽东的都城在今辽宁省辽阳一带。

燕昭王中兴后，以蓟城为都，至燕国的末期，燕

太子丹的活动中心应在蓟城以北，即今昌平、顺义、怀柔一带。这在史籍上是有很多记述可考的。

位于怀柔西栅子火焰山山顶的“九眼楼”，以敌楼四面均设有9个箭窗而闻名，是北京地区长城的奇景之一。九眼楼北侧有明代人徐申的诗碑一块，刻于万历十三年（1585年），为七律诗两首，其第二首诗有句云：

树从碣石晴霞绕，
酒近华阳彩雾封。

这两句诗告诉了我们，燕昭王招贤纳士和燕太子丹礼贤下士的著名故事，都发生在怀柔附近。

“树从碣石晴霞绕。”作者说当他振衣一上火焰山九眼楼时，站在这个高峰向南眺望，当年燕昭王为邹衍修建的“碣石宫”，在晴朗天空的云雾缭绕中依稀可辨。

燕昭王为邹衍建碣石宫，是千古流传的佳话。史籍记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卑身厚币以招贤纳士。不久便出现“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的大好局面。

邹衍来到燕国后，在怀柔、密云一带改进农业技术，使怀柔、密云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为了表彰邹衍的功绩，燕昭王特为邹衍修建了一处别墅式的宫室，即碣石宫。取名碣石宫，由于宫室位于碣石山附近。徐申在九眼楼上，能眺望到碣石宫遗址，尚在晴霞缭绕中依稀可辨。则碣石宫距怀柔城区也不会太远。

“酒近华阳彩雾封”。作者说，在九眼楼南望，不但可见晴霞缭绕中的碣石宫的遗迹，还能看到当年燕太子丹在华阳馆置办酒席、招待樊于期的遗址，也在彩雾迷蒙中，清晰可见。

燕太子丹是燕王喜的儿子。青年时曾入质于赵。当时秦王政也在赵国，两人私交甚厚，是友情很好的朋友。后来秦王政登上秦国的王位，太子丹又入质于秦。燕太子丹认为他和秦王有在赵国时的一段交往，一定会受到秦王的热情款待。不料想秦王政却是一个生性暴戾的人，一当了秦王，便翻脸不认人，一点都不顾及往日的交情，对待太子丹的态度十分傲慢无礼。燕太子丹不料想秦王政是这样一个无礼无义之人，一气之下，便逃离秦国。回到燕国后，又遇到秦王政蚕食诸侯，并兵临燕国外围，燕国君臣十分恐惧。正当这个时候，秦国大将樊于期得罪了秦王，逃亡到燕国。太子丹不仅收留了樊于期，而且待以上宾之礼，亲自在华阳台上的华阳馆置办丰厚的酒席款待樊于期。在这个盛大的宴会上，还展示了价值昂贵的千里马和善于鼓琴的美女。

华阳台上华阳馆，明蒋一葵著《长安客话》称“华阳台在涿州城内西北隅。”但清代于敏忠等撰《日下旧闻考卷 128》记述，涿州城内西北隅有低洼地 10 余亩，中有一个小阜，高仅数尺，不象一个高台。因而于敏忠认为，涿州的华阳台实际上是无可考证，认为这仅是一个传说，不能据以证实华阳台即位于涿州。

徐申“九眼楼”诗，明确认为，华阳台位于怀柔。按怀柔地势，自古以来，以“台”多著名，怀柔县城在清代末年有“五台三乐”之称，这5个台分别是火神庙台、天齐庙台、娘娘庙台、玉皇阁台和孤台寺台。清康熙《怀柔县志》对孤台寺台有明确记述，“孤台，在县北三里，高十余丈，旧有金胜寺塔，今废。”从这个记述可知，怀柔民间流传的“孤台寺”本名为“金胜寺”。民国年间，天齐庙台、娘娘庙台均高10余丈，现仍健在的古稀老人对这些高台的印象尚记忆如新。

古代的怀柔，既然以“台”多著称，燕太子丹招待樊于期的华阳台极有可能位于怀柔城北一带。

公元前227年，燕王喜二十八年，荆轲手提樊于期的首级和督亢地图，入秦刺秦王，未遂被杀。

公元前226年，燕王喜二十九年，秦将王翦攻克蓟城。燕王喜退守辽阳，秦将李信率兵追击，燕王杀太子丹献秦。第二年，秦将王贲率兵攻辽阳，燕王喜被虏，燕国灭亡。位于怀柔城北一带的“燕城”及其附近的“华阳台”，均遭毁弃。

关于督亢，《括地志》称“督亢坡在幽州范阳县东南10里”。《郡国志》称“方城有督亢亭。”《水经注》称：“督亢沟上承涞水于涞谷，又东迳涿县郦庭。”目前多部史籍均认为督亢的地理位置在涿县，但这些史籍有的称为“督亢坡”，有的称为“督亢亭”，有的称为“督亢沟”，名称各异。而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却认为督亢位于怀柔。清康熙《怀柔县志·卷八》收入

顾炎武“督亢”诗一首：

此地犹天府，当年竟入秦。
燕丹不可作，千载自凄神。
野烧村中夕，枯桑陇上春。
一归屯占后，墟里少遗民。

咏督亢诗收入怀柔县志，盖由于督亢位于怀柔之说，自古已有。清康熙《怀柔县志·卷一》建置中称：“又《太平寰宇记》，燕太子丹使荆轲献督亢之地图于秦，督亢即怀柔地”。该书还特别指出，今故迹虽无考，但顺义西有燕王冢，又有太子坟头，昌平有燕丹村，联系这些情况来看，督亢位于怀柔是可能的，只不过年代久远，无从考评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燕国自燕昭王中兴后，政治活动中心逐渐北移。燕太子丹的活动，除为荆轲送行，在易水河边外，其它一些活动，均不在蓟城之南。《史记索隐》指出：“督亢之田在燕东”。涿州在燕之南，所谓督亢在涿县，恐系历代文人附会之说。怀柔位于燕都蓟城之东北，与督亢之田地在燕东相接近。《日下旧闻考·卷128》引史籍记述：“齐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曜建议：开涿州督亢旧坡，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瞻。”督亢旧坡与长城营屯并列，又说垦种督亢之田后，得到周济的是燕国的北方，可见督亢在燕都之北而不是南。

中国古代有一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其发生地点有多处不同者十分普遍。荆轲在燕国的活动，因有“风

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文人墨客于是把督亢、华阳台等地点都一股脑儿安放在易水附近的涿县、固安等地。实际上燕王喜当政时，燕国南部的易县、涿州、固安、新城、容城一带，已是秦人兵临城下的战争第一线。为了安全，燕国都城虽仍在蓟，但太子丹的活动已转移到蓟城以北的昌平、顺义、怀柔一带。

明万历《怀柔县志》，在“形胜”中记述：怀柔是“天府之国”、“一大都会”、“博大爽垲”、“地处雄要”、“形胜雄伟”、“重镇名城”。笔者原来也认为，这些赞美燕国的形容词似不应列在怀柔一地。现在看来，明、清代有识之士，列“怀柔”为“一大都会”，“重镇名城”，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妄言，而是深知燕国在由蓟城退守辽东的这一段时间中，其政治活动中心已逐渐转移到怀柔到蓟县一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有一句描绘燕国的名言，“亦渤海之间一都会也。”历来有人认为，碣石山在秦皇岛一带，距渤海很近，渤海与碣石之间，何以能容得下一个地方千里的燕国？实则这是由于对碣石山的历史尚未弄清楚的表现。根据常征先生的专文，秦皇岛一带的山称碣石，是战国以后的事。战国的碣石山并非指秦皇岛一带的山，而是指昌平西北一带的军都山。所谓渤海之间一都会，乃指渤海与军都山之间的都会，今昌平、顺义、怀柔、平谷、蓟县等地区位于渤海之间，怀柔有燕城，司马

迁所谓一都会，极有可能指燕城而言。

碣石宫的位置，据《括地志》称，此宫在蓟县西北三十里宁台之东。蓟县西北即怀柔县之东南，具体地点应在今怀柔至平谷一带。宁台也是燕昭王中兴后在蓟城之北新建的宫殿之一。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中《乐毅报燕惠王书》称，乐毅大败齐兵后，“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齐国的珍宝玉器陈列于宁台宫，大吕是齐国大钟，陈列于元英宫，被齐国人掠去的燕国大鼎又重返燕国，陈列于历室宫，在蓟丘栽植了产于齐国汶上之竹。宁台、元英、历室都是燕国豪华的宫殿，地点均在蓟县西北、怀柔东北一带。燕国在怀柔县城东北一带建立了众多豪华的宫殿。燕国大鼎重返燕国后，没有陈列于蓟城，而陈列于怀柔至蓟县一带。都城蓟丘栽植了产于齐国的竹子，足见当时怀柔至蓟县一带，已是燕国政治活动北移的中心地带了。

秦灭燕后，燕城、华阳台、碣石宫、宁台、元英、历室等这些当年赫赫扬扬的城池宫殿，都被彻底毁弃，以至故迹遗踪，很难考证。但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先后在怀柔一中、东关粮站、县公安局建楼工地、区委建楼工地出土的战国蟠螭纹青铜鼎、战国铜镞、铜敦、灰陶折肩罐、刻纹陶壶、水鸟鱼纹陶壶、陶豆、陶盘等来看，怀柔县城确实为京郊最大的地下文物埋

藏区，其面积达 240 万平方米。这就有力地说明，怀柔县城绝不只是一个战国墓葬地，而是古燕国燕城一带的重要活动中心地带之一。

后赵时代的怀柔

后赵建国于公元 319 年（东晋大兴二年），至 351 年（东晋永和七年）灭亡，立国 33 年。当时后赵的行政区域，最北到达今怀柔、密云一带，但实际上，后赵在怀柔、密云只进行过几次军事行动，并未形成巩固的统治。

334 年，后赵石虎杀死后赵皇帝石弘，自立为天王，当时东晋王朝为牵制后赵的势力，封当时的幽州刺史、鲜卑族人段辽为骠骑将军，其军事势力已控制今怀柔、密云一带。338 年（东晋咸康四年），位于今辽宁西南部一带的前燕慕容皝，认为段辽的军事力量对前燕有威胁，遣使称藩于后赵，约期夹攻段辽，是年 2 月，后赵石虎发兵 7 万，号称 20 万大军，北上攻段辽。3 月，后赵的龙骧大将军支雄率兵到达今北京地区。段辽所部的渔阳太守马鲍、上谷相侯龛等一看形势不妙，率所部 40 余城向石虎请降。段辽本人也由今河北迁安一带西逃至密云，乞降于石虎。至此，今怀柔、密云一带，均归石虎统治。

同年 4 月，石虎企图乘势吞并前燕，受到了前燕的顽抗。猛攻义县 10 余日，未能攻克，不得已，引兵后退，中了前燕的埋伏，后赵军大败，死了 3 万余人。

东晋封前燕慕容皝为征北大将军，以奖励他打败石虎的功劳。石虎兵败南逃后，怀柔、密云一带仍归段辽控制。到了是年12月，段辽为诱使石虎再次北上，以便联合慕容皝的军队攻击石虎，以消灭石虎的军力。一方面派遣他的儿子再一次向石虎诈降，另一方面，又在石虎派兵北上后，秘密向慕容皝告密。石虎的大将军麻秋率兵3万人，在段辽的配合下，进军到密云，被前燕的伏兵包围，麻秋大败，后赵军队死伤者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次南逃后，后赵势力始终未能在北京地区站稳脚跟。

总之，东晋咸康四年的一年中，后赵势力两次为前燕所败。石虎在兵败后逃离了北方地区，在北方进行了非军事的其它工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